

中国医学名著



鲁
辽宁



出版
点校
社

素问玄机原病式

金·刘完素 撰



素问玄机原病式

金·刘完素撰
鲁兆麟 主校
石学文 点校

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
· 沈阳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素问玄机原病式/(金)刘完素撰;鲁兆麟等点校. —沈阳:
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,1997.8

ISBN 7-5381-2575-2

I. 素… I. ①刘… ②鲁… II. 素问 N.R221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7)第13514号

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)

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:787×1092 1/16 印张:13 $\frac{1}{4}$ 字数:33,000

1997年8月第1版

1997年8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宋纯智

版式设计:郭京

封面设计:王鹏

印数:1—3,000

定价:3.00元

中国医学名著 编校委员会

主任委员 鲁兆麟(北京中医药大学)教授 博士生导师

北京中医药大学	王晓兰	王新佩	石学文	张宝春	张莉莎
	肖诗鹰	陈赞玉	图 娅	高春媛	黄作阵
	韩 平	彭建中	谢路山		

黑龙江中医药大学	张士英	湖北中医学院	傅沛藩
广州中医药大学	邱仕君	湖南中医学院	易法银
河北中医药大学	刘美文	浙江中医学院	倪世美
南京中医药大学	徐荣庆	甘肃中医学院	王道坤
山东中医药大学	张谨庸	天津中医学院	秦玉龙
辽宁中医学院	易同飞	四川中医学院	邓中甲
陕西中医学院	任春荣	长春中医学院	南 征
河南中医学院	袁占盈		

前言

《素问玄机原病式》系金代著名医家刘完素的代表作。本书对《内经》病机十九条进行了深入的阐发，扩大了十九条中六气为病，特别是火热二气为病的范围，补充了燥气为病的病机，并运用运气学说的原理类分上述病机，且将所有病症逐一剖析论证，是一部发挥《内经》病机十九条及运气学说的著作。书中反映出作者重视热性病、提倡六气化火、主张辛凉解表、泻热养阴的学术观点，及对《内经》亢害承制论的独到见解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是金元时期颇负盛名的著作之一。

该书问世后曾有多种刊刻本，亦屡经后人点校。这次出版又重新予以点校，全文一律使用新式标点符号，书名补加书名号。校勘则采取对校、自校、它校、理校相结合的方法，以《古今医统正脉》本为底本，以上海江左书林伤寒三书本为主校本，以《刘河间伤寒六书》本为旁校本，并参照《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》《难经》等书。属底本文字不通，明显错误的，径直改正，不出校注；凡底本与校本文字互异，难以判断是非的，则加注说明，并存待考。凡底本文字有疑义而无校本可证者，或用理校的方法依文义改动，或保留原文存疑待考，均附注说明。此外，为阅读便利，还对全书作了必要的分段，并增补目录，同时将俗字、异体字亦一并改正。

此次点校由于时间仓促，条件水平所限，错误在所难免，恳请同道批评指正。

点校者

一九九四年六月

素问玄机原病式序

夫医教者，源自伏羲，流于神农，注于黄帝，行于万世，合于无穷，本乎大道，法乎自然之理。孔安国序《书》曰：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之书，谓之三坟，言大道也；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唐、虞之书，谓之五典，言常道也。盖五典者，三坟之末也，非无大道，但专明治世之道；三坟者，五典之本也，非无常道，但以大道为体，常道为用，天下之能事毕矣。然而玄机奥妙，圣意幽微，浩浩乎不可测，使之习者，虽贤智明哲之士，亦非轻易可得而悟矣。洎乎周代，老氏以精大道，专为道教；孔子以精常道，专为儒教。由是儒、道二门之教著矣，归其祖，则三坟之教一焉。儒、道二教之书，比之三坟之经，则言象义理，昭然可据而各得其一意也。故诸子百家，多为著述，所宗之者，庶博知焉。

呜呼！余之医教，自黄帝之后，二千五百有余年，汉末之魏，有南阳太守张机仲景，恤于生民多被伤寒之疾，损害横夭，因而辄考古经，以述《伤寒卒病方论》一十六卷，使后之学者，有可依据。然虽所论未备诸病，仍为道要，若能以意推之，则思过半矣。且所述者众，所习者多，故自仲景至今，甫仅千岁，凡著述医书，过往古者八、九倍矣。夫三坟之书者，大圣人之教也。法象天地，理合自然，本乎大道。仲景者，亚圣也。虽仲景之书，未备圣人之教，亦几于圣人，文

· 1 ·

亦玄奥，以致今之学者，尚为难焉。故今人所习，皆近代方论而已，但究其末，而不求其本。

况仲景之书，复经晋·王叔和撰次遗方，宋开宝中，节度使高继冲編集进上。虽二公操心用智，自出心意，广其法术，杂于旧说，亦有可取；其间或失仲景本意，未符古圣之经，愈令后人学之难也。况仲景之世，四升乃唐、宋之一升，四两为之一两，向者人能胜毒，及多咬咀，汤剂有异今时之法。故今人未知其然，而妄谓时世之异，以为无用，而多不习焉。唯近世朱奉议多得其意，遂以本仲景之论，而兼诸书之说，編集作《活人书》二十卷。其门多，其方众，其言直，其类辨。使后学者，易为寻检施行，故今之用者多矣。然而其间亦有未合圣人之意者，往往但相肖而已。由未知阴阳变化之道，所谓木极似金，金极似火，火极似水，水极似土，土极似木者也。故《经》曰：亢则害，承乃制。谓己亢过极，则反似胜己之化也。俗未之知，认似作是，以阳为阴，失其意也。

嗟夫！医之妙用，尚在三坟。观夫后所著述者，必欲利于后人，非但矜炫而已，皆仁人之心也，非不肖者所敢当。其间互有得失者，由乎言本求其象，象本求其意，意必合其道。故非圣人，而道未全者，或尽其善也鲜矣。岂欲自涉非道而乱圣经，以惑人志哉！

自古如祖圣伏羲画卦，非圣人孰能明其意三万余言？至周文王方始立象演卦，而周公述爻，后五百余年，孔子以作《十翼》，而《易》书方完然。后易为推究，所习者众，而注说者多。其间或所见不同，而互有得失者，未及于圣，窃窥道教故也。易教体乎五行八卦，儒教存乎三纲五常，医教要乎五运六气。其门三，其道一，故相须以用而无相失，盖本教一而已矣。若忘其根本，而求其华实之茂者，未之有也。

故《经》曰：夫五运阴阳者，天地之道也，万物之纲纪，变化之父母，生杀之本始，神明之府也，可不通乎？《仙经》曰：大道不可以筹算，道不在数故也。可以筹算者，天地之数也。若得天地之数，则大道在其中矣。《经》曰：天地之至数，始于一而终于九。数之可十，推之可百，数之可千，推之可万，万之大不可胜数，然其要一也。又云：知其要者，一言而终，不知其要，流散无穷。又云：至数之机，迫近而微，其来可见，其往可追，敬之者昌，慢之者亡，无道行私，必得天殃。又云：治不法天之纪、地之理，则灾害至矣。又云：不知年之所加，气之兴衰，虚实之所起，不可以为工矣。由是观之，则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，鲜矣！

今详《内经·素问》虽已校正改误音释，往往尚有失古圣之意者。愚俗闻之，未必不曰：尔何人也，敢言古昔圣贤之非？嗟夫！圣人之所为，自然合于规矩，无不中其理者也。虽有贤哲，而不得自然之理，亦岂能尽善而无失乎？况经秦火之残文，世本稀少。故自仲景之后，有缺“第七”一卷，天下至今无复得其本。然虽存者，布行于世，后之传为镂板，重重差误，不可胜举。以其玄奥而俗莫能明，故虽舛讹，而孰知之！故近代敕勒孙奇、高保衡、林亿等校正，孙兆改误，其序有言曰：正谬误者，六千余字；增注义者，二千余条。若专执旧本，以谓往古圣贤之书，而不可改易者，信则信矣，终未免泥于一隅。

及夫唐·王冰次注序云：世本纰缪，篇目重叠，前后不伦，文义悬隔，施行不易，披会亦难。岁月既淹，习以成弊，或一篇重出，而别立二名；或两论并吞，而都为一目；或问答未已，而别树篇题；或脱简不书，而云世缺。重《合经》而冠《针服》，并《方宜》而为《咳篇》，隔《虚实》而为《逆从》，合《经络》而为《论要》，节《皮部》而为《经络》，退《至教》以先《针》。如此之流，不可胜数。又曰：其中简脱文断，义不相接者，搜求经论所有，迁移以补其处；篇目坠缺，指事不明者，详其意趣，加字以昭其义；篇论吞并，义不相涉，缺漏名目者，区分事类，别目以冠篇首；君臣请问，礼仪乖失者，考校尊卑，增益以光其意；错简碎文，前后重叠者，详其旨趣，削去繁杂，以存其要；辞理秘密，难粗论述者，别撰《玄珠》以陈其道。凡所加字，皆朱

书其文，使今古必分，字不杂揉。然则岂但仆之言哉！设若后人或怒王冰林亿之辈，言旧有讹谬者，弗去其注，而惟攻其经，则未必易知而过其意也。

然而王冰之注，善则善矣，以其仁人之心，而未备圣贤之意，故其注或有失者也。由是校正改误者，往往证当王冰之所失，其间不见其失，而不以改证者，不为少矣。虽称校正改误，而或自失者，亦多矣。呜呼！不唯注未尽善，而王冰迁移加减之经，亦有臆说，而不合古圣之意者也。虽言凡所加字皆朱书其文，既传于世，即世文，皆为墨字也。凡所改易之间，或不中其理者，使智者以理推之，终莫得其真意，岂知未达真理，而不识其伪所致也。近世所传之书，若此说者多矣。然而非其正理，而欲求其真意者，未之有也。但略相肖而已。虽今之经与注，皆有舛讹，比之旧者，则亦易为学矣。若非全元起本，及王冰次注，则林亿之辈，未必知若是焉。后之知者多因之也。今非先贤之说者，仆且无能知之，盖因诸旧说，而方入其门，耽玩既久，而粗见得失，然诸旧失，而今有得者，非谓仆之明也。因诸旧说之所得者，以意类推，而得其真理，自见其伪，亦皆古先圣贤之道也。仆岂生而知之者哉！

夫别医之得失者，但以类推运气造化之理，而明可知矣。观夫世传运气之书多矣，盖举大纲，乃学之门户，皆歌颂铃图而已，终未备其体用，及互有得失，而感人志者也。况非其人，百未得于经之一二，而妄撰运气之书，传于世者，是以矜己惑人，而莫能彰验，致使学人不知其美，俾圣经妙典，日远日疏，而习之者鲜矣。悲夫！世俗或以谓运气无征，而为惑人之妄说者；或但言运气为太道玄机，若非生而知之则莫能学之者。由是学者寡，而知者鲜。设有攻其本经，而复有注说雕写之误也，况乎造化玄奥之理，未有比物立象，以详说者也。

仆虽不敏，以其志慕兹道，而究之已久，略得其意。惜乎天下尚有未若仆之知者。据乎所见，而辄伸短识，本乎三坟之圣经，兼以众贤之妙论，編集运气要妙之说，十万余言，九篇三部，勒成一部，命曰《内经运气要旨论》，备见圣贤之妙用。然妙则妙矣，以其妙道，乃为对病临时处方之法，犹恐后学未精贯者，或难施用。复宗仲景之书，率参圣贤之说，推夫运气造化自然之理，以集伤寒杂病脉证方论之文，一部三卷，十万余言，目曰《医方精要宣明论》。凡有世说之误者，详以此证明之，庶令学者，真伪自分，而易为得用。

且运气者得于道同，盖明大道之一也。观夫医者，唯以别阴阳虚实，最为枢要。识病之法，以其病气归于五运六气之化，明可见矣。谨率《经》之所言，二百余字，兼以语辞，二百七十七言，绪归五运六气而已。大凡明病阴阳虚实，无越此法。虽已并载前之二帙，复虑世俗多出妄说，有违古圣之意，今特举二百七十七字，独为一本，名曰《素问玄机原病式》。遂以比物立象，详论天地运气造化自然之理，二万余言，仍以改证世俗谬说。虽不备举其误，其意足可明矣；虽未备论诸疾，以此推之，则识病六气阴阳虚实，几于备矣。盖求运气言象之意，而得其自然神妙之情理。《易》曰：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，设卦以尽情伪，系辞焉以尽其言，变而通之以尽利，鼓之舞之以尽神。老子曰：不出户知天下，不窥牖见天道。其出弥远，其知弥少。盖由规矩而取方员也。夫运气之道者，独诸此也。嗟夫！仆勉述其文者，非但欲以美于己而非于人，矜于名而苟于利也。但贵学者易为晓悟，而行无枉错耳。如通举《内经运气要旨论》及《医方精要宣明论》者，欲令习者求其备也。其间或未臻其理者，幸冀将来君子以改正焉。但欲同以宣扬古圣之妙道，而普救后人之生命尔。

目 录

素问玄机原病式例	(1)	闷	(6)
五运主病	(1)	身热恶寒	(6)
诸风掉眩,皆属肝木	(1)	战栗	(7)
诸痛痒疮疡,皆属心火	(1)	惊	(8)
诸湿肿满,皆属脾土	(1)	或	(8)
诸气膹郁病痿,皆属肺金	(1)	悲	(8)
诸塞收引,皆属肾水	(2)	笑	(8)
六气为病	(2)	谵	(8)
风类	(2)	妄	(8)
热类	(2)	衄衄血汗	(8)
喘	(2)	湿类	(8)
呕	(2)	诸痉强直	(8)
吐酸	(2)	积饮	(9)
暴注	(2)	痞	(9)
下迫	(2)	隔	(9)
转筋	(2)	中满	(9)
小便浑浊	(3)	霍乱吐下	(9)
腹胀大	(3)	体重	(9)
痢	(3)	附肿	(9)
疽	(3)	火类	(9)
疡	(3)	瞽	(9)
疹	(3)	癰	(9)
瘤气	(3)	暴痞	(9)
结核	(3)	冒昧	(9)
吐下霍乱	(3)	躁扰	(9)
瞽	(5)	狂越	(9)
郁	(5)	骂詈	(9)
肿胀	(5)	惊骇	(10)
鼻塞	(5)	附肿	(10)
眦	(6)	疼痠	(10)
衄	(6)	气逆冲上	(10)
血溢	(6)	禁栗	(10)
血泄	(6)	嚏	(10)
淋	(6)	呕 疮疡	(10)

喉痹	(1 0)	皴揭	(1 5)
耳鸣	(1 0)	寒类	(1 5)
聋	(1 0)	澄澈清冷	(1 5)
呕涌溢食不下	(1 2)	癥	(1 5)
目昧不明	(1 2)	瘕	(1 6)
暴注	(1 2)	癰疽	(1 6)
咽噎	(1 2)	坚痞腹满急痛	(1 6)
暴病暴死	(1 2)	下利清白	(1 6)
燥类	(1 5)	食已不饥	(1 6)
涩	(1 5)	吐利腥秽	(1 6)
枯、涸、干、劲	(1 5)	屈伸不便,厥逆禁固.....	(1 6)

素问玄机原病式例

五运主病

诸风掉眩皆属肝木。
诸痛痒疮疡皆属心火。
诸湿肿满皆属脾土。
诸气膹郁病痿皆属肺金。
诸寒收引皆属肾水。

六气为病

诸暴强直，支痛痙戾，里急筋缩，皆属于风。（足厥阴风木乃肝胆之气也。）

诸病喘呕吐酸，暴注下迫，转筋，小便浑浊，腹胀大。鼓之如鼓，痈疽疡疹，瘤气结核，吐下霍乱，昏郁肿胀，鼻塞鼽衄，血溢血泄，淋瀝身热。恶寒战栗，惊惑悲笑，谵妄，衄衄血汗^①，皆属于热。（手少阴君火之热乃真心小肠之气也。）

诸痿强直，积饮痞隔中满，霍乱吐下，体重，胛肿肉如泥，按之不起，皆属于湿。（足太阴湿土乃脾胃之气也。）

诸热瞀瘈，暴痞冒昧，躁扰狂越，骂詈惊骇，胛肿疼痠，气逆冲上，禁栗如丧神守，噎呕，疮疡，喉痹，耳鸣及聾，呕涌溢食不下，目昧不明，暴注瞀瘈，暴病暴死，皆属于火。（手少阳相火之热乃心包络三焦之气也。）

诸涩枯涸，干劲皴揭，皆属于燥。（手阳明燥金乃肺与大肠之气也。）

诸病上下所出水液，澄彻清冷，癥瘕癰疽，坚痞腹满急痛，下利清白，食已不饥，吐利腥秽，屈伸不便，厥逆禁固，皆属于寒。（足太阳寒水乃肾与膀胱之气也。）

上正文二百七十七字散见于《素问》及王太仆注，刘守真撮其要以述此编。

五运主病

诸风掉眩皆属肝木。

掉，摇也。眩，昏乱旋运也。风主动故也。所谓风气甚，而头目眩运者，由风木旺，必是

金衰不能制木，而木复生火，风火皆属阳，多为兼化，阳主乎动，两动相搏，则为之旋转。故火本动也，焰得风则自然旋转。如春分至小满，为二之气，乃君火之位；自大寒至春分七十三日，为初之气，乃风木之位，故春分之后，风火相搏，则多起飘风，俗谓之旋风是也。四时皆有之。由五运六气，千变万化，冲荡击搏，推之无穷，安得失时而便谓之无也？但有微甚而已，人或乘车跃马，登舟环舞，而眩晕者，其动不正，而左右纡曲，故《经》曰：曲直动摇，风之用也。眩运而呕吐者，风热甚故也。

诸痛痒疮疡，皆属心火。

人近火气者，微热则痒，热甚则痛，附近则灼而为疮，皆火之用也。或痒痛如针轻刺者，犹飞进火星灼之然也。痒者，美疾也。故火旺于夏，而万物蕃鲜荣美也。灸之以火，渍之以汤，而痒转甚者，微热之所使也。因而痒去者，热令皮肤纵缓，腠理开通，阳气得泄，热散而去故也。或夏热皮肤痒，而以冷水沃之不去者，寒能收敛，腠理闭塞，阳气郁结，不能散越，拂热内作故也。痒得爬而解者，爬为火化，微则亦能令痒；甚则痒去者，爬令皮肤辛辣，而属金化，辛能散，故金化见则火力分而解矣。或云痛为实，痒为虚者，非谓虚为寒也，正谓热之微甚也。

或疑疮疡皆属火热，而反腐烂出脓水者，何也？犹谷肉果菜，至于热极，则腐烂而溃为污水也。溃而腐烂者，水之化也。所谓五行之理，过极则胜己者反来制之，故火热过极，则反兼于水化。又如盐能固物，令不腐烂者，咸寒水化，制其火热，使不过极，故得久固也。万物皆然。

诸湿肿满，皆属脾土。

地之体也，土。热极盛则痞塞肿满，物湿亦然。故长夏属土，则庶物隆盛也。

诸气膹郁病痿，皆属肺金。

膹，谓膹满也。郁谓奔迫也。痿，谓手足痿

① 血汗 诸本俱作血汗，惟下文有作血汗者，于理似更妥，故存疑。

弱，无力以运动也。大抵肺主气，气为阳，阳主轻清而升，故肺居上部，病则其气腠满奔迫，不能上升，至于手足痿弱，不能收持。由肺金本燥，燥之为病，血液衰少，不能营养百骸故也。《经》曰：手指得血而能握，掌得血而能握，足得血而能步。故秋金旺则雾气蒙郁，而草木萎落，病之象也。萎，犹痿也。

诸寒收引，皆属肾水。

收敛引急，寒之用也。故冬寒则拘缩矣。

六气为病

风类

诸暴强直，支痛痙戾，里急筋缩，皆属于风。（厥阴风木乃肝胆之气也。）

暴，卒也，虐害也。强，劲有力而不柔和也。直，筋劲强也。支痛，支持也，坚固支持，筋挛不柔而痛也。痙戾，痙缩也；戾，乖戾也。谓筋缩里急，乖戾失常而病也。然燥金主于紧敛短缩劲切，风木为病，反见燥金之化，由亢则害承乃制也。况风能胜湿而为燥也，亦十月风，病势甚而成筋缓者，燥之甚也。故诸风甚者，皆兼于燥。

热类

诸病喘，呕，吐酸，暴注，下迫，转筋，小便浑浊，腹胀大鼓之如鼓，痈疽，疡，疹，瘤气，结核，吐下霍乱，瞋郁，肿胀，鼻塞，衄，衄，血溢，血泄，淋，溺，身热恶寒，战栗，惊，惑，悲，笑，谵，妄，衄衄血汗^①，皆属于热。（手少阴君火之热乃真心，小肠之气也。）

喘 火气甚为夏热，衰为冬寒。故病寒则气衰而息微，病热则气甚而息粗。又寒水为阴，主乎迟缓；热火为阳，主乎急数。故寒则息迟气微，热则息数气粗而为喘也。

呕 胃膈热甚则为呕，火气炎上之象也。

吐酸 酸者，肝木之味也，由火盛制金，不能平木，则肝木自甚，故为酸也。如饮食热则易于酸矣。或言吐酸为寒者，误也。又如酒之味苦而性热，能养心火，故饮之则令人色赤气

粗，脉洪大而数，语涩谵妄，歌唱悲笑，喜怒如狂，冒昧健忘，烦渴，呕吐，皆热证也。其吐必酸，为热明矣。况热则五味皆厚，《经》曰：在地为化，化生五味。皆属土也。然土旺胜水，不能制火，则火化自甚，故五味热食，则味皆厚也。是以肝热则口酸，心热则口苦，脾热则口甘，肺热则口辛，肾热则口咸。或口淡者，胃热也。胃属土，土为万物之母，故胃为一身之本，淡为五味之本。然则吐酸岂为寒者欤？所以妄言为寒者，但谓多伤生硬粘滑，或伤冷物，而喜噫醋吞酸，故俗医主于温和脾胃。岂知《经》言：人之伤于寒也，则为病热。盖寒伤皮毛，则腠理闭塞，阳气怫郁，不能通畅，则为热也。故伤寒身表热者，热在表也。宜以麻黄汤类甘辛热药发散，以使腠理开通，汗泄热退而愈也。凡内伤冷物者，或即阴胜阳而为病寒者；或寒热相击，而致肠胃阳气怫郁而为热者；亦有内伤冷物，而反病热，得大汗热泄身凉而愈也。或微而不为他病，止为中酸，俗谓之醋心是也，法宜温药散之，亦犹解表之义，以使肠胃结滞开通，怫郁散而和也。若久喜酸而不已，则不宜温之，宜以寒药下之，后以凉药调之，结散热去则气和也。所以中酸不宜食粘滑油腻者，是谓能令阳气壅塞，郁结不通畅也。如饮食在器，覆盖，热而自酸也。宜餐粝食蔬菜，能令气之通利也。

暴注 卒暴注泄也。肠胃热甚，而传化失常，火性疾速，故如是也。

下迫 后重里急，窘迫急痛也。火性急速，而能燥物故也。

转筋 《经》云转反戾也。热气燥烁于筋，则挛瘰而痛，火主燔灼，燥动故也。或以为寒客于筋者，误也。盖寒虽主于收引，然止为厥逆禁固，屈伸不便，安得为转筋也。所谓转者，动也。阳动阴静，热证明矣。夫转筋者，多因热甚、霍乱吐泻所致。以脾胃土衰，则肝木自甚，而热燥于筋，故转筋也。大法渴则为热。凡

① 血汗 诸本俱作血汗，惟下文又作血汗，于理似更妥，故存疑。

霍乱转筋而不渴者，未之有也。或不因吐泻，但外冒于寒，而腠理闭塞，阳气郁结，怫热内作，热燥于筋，则转筋也。故诸转筋，以汤渍之，而使腠理开泄，阳气散则愈也。因汤渍而愈，故俗反疑为寒也。

小便浑浊 天气热则水浑浊，寒则清洁，水体清而火体浊故也。又如清水为汤，则自然浊也。

腹胀大鼓之如鼓 气为阳，阳为热，气甚则如是也。

痢 浅而大也。《经》曰：热胜血，则为痢脓也。

疽 深而恶也。

疡 有头小疮也。

疹 浮小瘾疹也。

瘤气、赤瘤、丹燥 热胜气也，火之色也。

结核 火气热甚，则郁结，坚硬如果中核，不必溃发，但令热气散，则自消也。

吐下霍乱 三焦为水谷传化之道路，热气甚则传化失常，而吐泻霍乱，火性燥动故也。或云：热无吐泻，止是停寒者，误也。大法吐泻烦渴为热，不渴为寒。或热吐泻，始得之亦有不渴者，若不止则亡液，而后必渴。或寒本不渴，若亡津液过多，则亦燥而渴也。但寒者脉当沉细而迟，热者脉当实大而数。或损气亡液过极，则脉亦不能实数，而反弱缓，虽尔，亦为热矣。又曰：泻白为寒；青黄红赤黑，皆为热也。盖泻白者，肺之色也，由寒水甚而制火，不能平金，则肺金自甚，故色白也。如浊水凝冰，则自然清莹而明白。利色青者，肝木之色也，由火甚制金，不能平木，则肝木自甚，故色青也。或言利色青为寒者，误也。仲景法曰：少阴病下利清水，色纯青者，热在里也，大承气汤下之。及夫小儿热甚，急惊，利色多青，为热明矣。利色黄者，由火甚则水必衰，而脾土自旺，故色黄也。利色红为热者，心火之色也。或赤者，热深甚也。至若利色黑，亦言为热者，由火热过极，则反兼水化制之，故色黑也。如伤寒阳明病，热极则日晡潮热，甚则不识人，循衣摸床，独语如见鬼状，法当大承气汤下之。大

便不黑者易治，黑者难治，诸痢同法。

然辨痢色以明寒热者，更当审其饮食药物之色。如小儿病热，吐利霍乱，其乳未及消化，而痢尚白者，不可便言为寒，当以脉证别之。大法泻痢小便清白不涩为寒，赤涩者为热。又完谷不化而色不变，吐利腥秽，澄澈清冷，小便清白不涩，身凉不渴，脉迟细而微者，寒证也；谷虽不化，而色变非白，烦渴，小便赤黄而或涩者，热证也。凡谷消化者，无问色及他证，便为热也。寒泄而谷消化者，未之有也。由寒则不能消化谷也。或火主疾速而热甚，则传化失常，谷不能化而殞泄者，亦有之矣。仲景曰：邪热不杀谷。然热得于湿，则殞泄也。或言下痢白为寒，误也。若果为寒，则不能消谷，何由反化为脓也？所谓下痢谷反为脓血，如世之谷肉果菜，湿热甚，则自然腐烂溃发，化为汗水。故食于腹中，感人湿热邪气，则自然溃发，化为脓血也。其热为赤，热属心火故也；其湿为黄，湿属脾土故也；燥郁为白，属肺金也。《经》曰：诸气贖郁皆属于肺。谓燥金之化也。王冰曰：郁谓奔迫，气之为用，金气同之。然诸泻痢皆兼于湿，今反言气燥者，谓湿热甚于肠胃之内，而肠胃怫热郁结，而又湿主乎痞以致气液不得宣通，因以成肠胃之燥，使烦渴不止也。假如下痢赤白，俗言寒热相兼，其说犹误。岂知水火阴阳寒热者，犹权衡也，一高则必一下，一盛则必一衰，岂能寒热俱甚于肠胃，而同为痢乎？如热生疮疡，而出白脓者，岂可以白为寒欤？由其在皮肤之分，属肺金，故色白也；次在血脉之分，属心火，故为血疔也；在肌肉，属脾土，故作黄脓；在筋部，属肝木，故其脓色带苍；深至骨，属肾水，故紫黑血出也。各随五脏之部而见五色，是谓标也；本则一出于热，但分浅深而已。大法下迫窘痛，后重里急，小便赤涩，皆属燥热，而下痢白者，必多有之，然则为热明矣。或曰：白痢既为热病，何故服辛热之药，亦有愈者耶？盖辛热之药，能开发肠胃郁结，使气液宣通，流湿润燥，气和而已。然病微者可愈，甚者郁结不开，其病转加而死矣。凡治热甚吐泻亦然。夫治诸痢者，莫

若以辛苦寒药治之，或微加辛热佐之则可。盖辛热能发散开通郁结，苦能燥湿，寒能胜热，使气宣平而已。如钱氏香连丸之类是也。故治诸痢者，黄连、黄柏为君，以至苦大寒，正主湿热之病，乃若世传辛热金石毒药，治诸吐泻下利，或有愈者，以其善开郁结故也。然虽亦有验者，或不中效，反更加害。凡用大毒之药，必是善药不能取效，不得已而用之可也。幸有善药，虽不能取效，但有益而无害者，何必用大毒之药，而漫劳巇嶮也。《经》曰：宁小与其大，宁善与其毒，此之谓也。

至如带下之理，犹诸痢也。但分经路与标之殊，病之本气则一。举世皆言白带下为寒者，误矣。所谓带下者，任脉之病也。《经》曰：任脉者，起于中极之下，以上毛际循腹里，上关元至咽喉，上颐，循面，入目络舌。任脉自胞上过带脉，贯脐而上，然其病所发，正在过带脉之分，而淋漓以下，故曰带下也。赤白与下痢义同，而无寒者也。大法头目昏眩，口苦舌干，咽嗑不利，小便赤涩，大便秘滞，脉实而数者，皆热证也。凡带下者，亦多有之。果为病寒，岂能若此？《经》曰：亢则害，承乃制。谓亢过极，则反兼胜己之化，制其甚也。如以火炼金，热极则反为水。又如六月热极，则物反出液而湿润，林木流津。故肝热甚则出泣，心热甚则出汗，脾热甚则出涎，肺热甚则出涕，肾热甚则出唾。亦犹煎汤，热甚则沸溢，及热气薰蒸于物，而生津者也。故下部任脉湿热甚者，津液湧溢而为带下也。且见俗医治白带下者，但依近世方论，而用辛热之药，病之微者，虽或误中，能令郁结开通，气液宣行，流湿润燥，热散气和而愈；其或势甚而郁结不能开通者，旧病转加，热证新起，以至于死，终无所悟。曷若以辛苦寒药，按法治之，使微者、甚者，皆得郁结开通，湿去燥除，热散气和而愈，无不中其病，而免加其害。

且如一切怫热郁结者，不必止以辛甘热药能开发也，如石膏、滑石、甘草、葱、豉之类寒药，皆能开发郁结。以其本热，故得寒则散也。夫辛甘热药，皆能发散者，以力强开冲也。

然发之不开者，病热转加也。如桂枝麻黄类辛甘热药，攻表不中病者，其热转甚也。是故善用之者，须加寒药，不然则恐热甚发黄，惊狂或出矣。如表热当发汗者，用辛甘热药，苟不中其病，尚能加害，况里热郁结，不当发汗，而误以热药发之不开者乎？又如伤寒表热怫郁，燥而无汗，发令汗出者，非谓辛甘热药属阳，能令汗出也，由怫热郁结开通，则热蒸而自汗出也。不然则平人表无怫热者服之，安有如斯汗出也！其或伤寒日深，表热入里，而误以辛甘热药汗之者，不惟汗不能出，而又热病转加，古人以为当死者也。又如表热服石膏、知母、甘草、滑石、葱、豉之类寒药，汗出而解者；及热病半在表半在里，服小柴胡汤寒药，能令汗而愈者；热甚服大柴胡汤下之，更甚者，小承气汤、调胃承气汤、大承气汤下之；发黄者，茵陈蒿汤下之；结胸者，陷胸汤、丸下之，此皆大寒之利药也，反能中病以令汗出而愈。然而中外怫热郁结，燥而无汗，岂但由辛甘热药为阳，而能开发汗出也。况或病微者，不治自然作汗而愈者也。所以能令作汗之由者，但怫热郁结，复得开通，则热蒸而作汗也。凡治上下中外一切怫热郁结者，法当仿此，随其浅深，察其微甚，适其所宜而治之，慎不可悉如发表，但以辛甘热药而已。

大抵人既有形，不能无病，有生不能无死，然而病者，当按法治之。其有病已危极，未能取效者，或已衰老，而真气倾竭，不能扶救而死者，此则非医者之过也。若阴阳不审，标本不明，误投汤药，实实虚虚而致死者，谁之过欤？且如酒之味苦而性热，能养心火，久饮之，则肠胃怫热郁结，而气液不能宣通，令人心腹痞满，不能多食，谷气内发，而不能宣通于肠胃之外，故喜噫而或下气也，腹空水谷衰少，则阳气自甚，而又洗嗽劳动，兼汤渍之，则阳气转甚，故多呕而或昏眩也，俗云酒隔病耳。夫表里怫热郁结者，得暖则稍得开通而愈，得寒则转闭而病加，由是喜暖而恶寒。今酒隔者，苦饮冷酒，或酒不佳，或不喜而强饮者，肠胃郁结转闭，而满闷不能下也。或至饮兴者，或热

饮醇酒者，或喜饮者，能令郁结开通，善多饮也，因而过醉，则阳气益甚；而阴气转衰，酒力散，则郁结转甚而病加矣。夫中酒热毒，反热饮以复投者，令郁结得开，而气液皆复得宣通也。凡酒病者，必须续续饮之，不然则病甚，不能饮，郁结不得开故也。凡郁结甚者，转恶寒而喜暖所谓亢则害，承乃制，而阳极反似阴者也。俗未明之，因而妄谓寒病，误以热药攻之，或微者郁结开通而不再结，气和而愈也；甚者稍得开通，而药力尽则郁结转甚也。其减即微，其加即甚。俗无所悟，但云药至即稍减，药去即病加。惟恨药小，未能痊愈，因而志心服之，以至佛热太甚，则中满腹胀而臌肿也。若小便涩而湿热内甚者，故发黄也。犹物湿热者，蒸之而发黄也。世俗多用巴豆大毒热药，以治酒隔者，以其辛热，能开发肠胃之郁结也。微者结散而愈，甚者郁结不开，佛热转甚而病加也。恨其满闷，故多服以利之，或得结滞开通而愈者，以其大毒性热。然虽郁结得开，奈亡血液，损其阴气，故或续后佛热再结，而病转甚者也。因思得利时愈，而复利之，如前之说，以利三五次间，则阴气衰残，阳热太甚，而大小便赤涩发黄，腹胀肿满也。或湿热内甚，而时复濡泄也。

或但伤饮食，而佛热郁结，亦如酒病，转成水肿者不为少矣。终不知佛热内作，则脉必沉数而实，法当辛苦寒药治之，结散热退，气和而已。或热甚郁结不能开通者，法当辛苦寒药下之，热退结散，而无郁结也。所谓结者，佛郁而气液不能宣通也，非谓大便之结硬耳。或云：水肿者，由脾土衰虚，而不能制其肾水，则水气妄行，而脾主四支，故水气游走四支，身而俱肿者。似是而实非也。夫治水肿腹胀，以辛苦寒药为君，而大利其大小便也。《经》曰：中满者，治之于内。然则岂为脾土之虚也？此说正与《素问》相反。《经》曰：诸湿肿满，皆属脾土。又云：太阴所主臌肿。又云：胜湿则濡泄，甚则水闭臌肿。皆所谓太阴脾土湿气之实甚也。又《经》曰：诸腹胀大，皆属于热。又云：诸臌肿疼酸惊骇，皆属于火。又曰：热胜则臌肿。

皆所谓心火实热，而安得言脾虚不能制肾水之实甚乎？故诸水肿者，湿热之相兼也。如六月湿热太甚，而庶物隆盛，水肿之象，明可见矣。故古人制以辛苦寒药治之，盖以辛散结，而苦燥湿，以寒除热而随其利，湿去结散，热退气和而已。所以妄谓脾虚不能制其肾水者，但谓数下致之，又多水液故也。岂知巴豆热毒，耗损肾水阴气，则心火及脾土自甚，湿热相搏，则佛郁痞隔，小便不利而水肿也。更宜下之者，以其辛苦寒药，能除湿热佛郁痞隔故也。亦由伤寒下之太早，而热入以成结胸者，更宜陷胸汤、丸寒药下之。又如伤寒误用巴豆热毒下之，而热势转甚，更宜调胃承气汤。寒药下之者也。若夫世传银粉之药，以治水肿而愈者，以其善开佛郁痞隔故也，慎不可过度而加害尔。况银粉亦能伤牙齿者，谓毒气感于肠胃，而精神气血水谷不能胜其毒，故毒气循经上行，而至齿龈嫩薄之分，则为害也。上下齿缝者，手足阳明胃之经也。凡用此药，先当固济尔。或云阴水遍身，而又恶寒，止是寒者，非也。《经》言：少阴所至为惊惑恶寒战栗，悲笑澹妄，谓少阴君火热气之至也。详见下文恶寒战栗论中。

昏 昏也。热气甚则浊乱昏昧也。

郁 佛郁也。结滞壅塞，而气不通畅。所谓热甚则腠理闭塞而郁结也，如火炼物，热极相合，而不能相离，故热郁则闭塞而不通畅也。然寒水主于闭藏，而今反属热者，谓火热亢极，则反兼水化制之故也。

肿胀 热胜于内，则气郁而为肿也。阳热气甚，则腹胀也。火主长而茂，形貌彰显，升明舒荣，皆肿胀之象也。

鼻塞 窒，塞也。火主腠膜肿胀，故热客阳明，而鼻中膜胀则窒塞也。或谓寒主闭藏，妄以鼻塞为寒者，误也。盖阳气甚于上，而侧卧则上窍通利，而下窍闭塞者，谓阳明之脉左右相交，而左脉注于右窍，右脉注于左窍，故风热郁结，病偏于左，则右窍反塞之类也。俗不知阳明之脉左右相交，注于鼻孔，但见侧卧则上窍通利，下窍窒塞，反疑为寒尔。所以否泰之道者，象其肺金之盈缩也。

軌者，鼻出清涕也。夫五行之理，微则当其本化，甚则兼有鬼贼。故《经》曰：亢则害，承乃制也。《易》曰：燥万物者莫熯乎火。以火炼金，热极而反化为水，及身热极，则反汗出也。水体柔顺，而寒极则反冰如地也。上主湿、阴云、雨而安静，土湿过极，则反为骤注、烈风、雨淫溃也。木主温和而生荣，风大则反凉而毁折也。金主清凉，秋凉极而万物反燥也。皆所谓过极则反兼鬼贼之化，制其甚也。由是肝热甚则出泣，心热甚则出汗，脾热甚则出涎，肺热甚则出涕，肾热甚则出唾也。《经》曰：鼻热者，出浊涕。凡痰、涎、涕、唾稠浊者，火热极甚。销烁致之然也。或言軌为肺寒者，误也。彼但见軌、嚏、鼻塞，冒寒则甚，遂以为然，岂知寒伤皮毛则腠理闭塞，热极怫郁，而病愈甚也。

衄者，阳热怫郁，干于足阳明，而上热甚，则血妄行为鼻衄也。

血溢者，上出也。心养于血，故热甚则血有余而妄行。或谓呕吐紫凝血为寒者，误也。此非冷凝，由热甚销铄以为稠浊，而热甚则水化制之，故赤兼黑而为紫也。

血泄 热客下焦，而大小便血也。

淋 小便涩痛也。热客膀胱，郁结不能渗泄故也。或曰：小便涩而不通者为热，遗尿不禁者为冷。岂知热甚客于肾部，干于足厥阴之经。廷孔郁结极甚，而气血不能宣通，则痿痹，而神无所用，故液渗入膀胱而旋溺遗失，不能收禁也。《经》曰：目得血而能视，耳得血而能听，手得血而能握，掌得血而能握，足得血而能步，脏得血而能液，腑得血而能气。夫血随气运，气血宣行，则其中有神自清利，而应机能为用矣。又曰：血气者人之神，不可不谨养也。故诸所运用，时习之则气血通利，而能为用；闭塞之则气血行微，而其道不得通利，故劣弱也。若病热极甚则郁结，而气血不能宣通，神无所用，而不遂其机，随其郁结之微甚，有不用之大小焉。是故目郁则不能视色，耳郁则不能听声，鼻郁则不能闻香臭，舌郁则不能知味。至如筋痿骨痹，诸所出不能为用，皆热甚

郁结之所致也。故仲景论少阴病热极曰：溲便遗失、狂言、目反直视者，肾先绝也。《灵枢经》曰：肾主二阴。然水衰虚而怫热客其部分，二阴郁结则痿痹，而神无所用，故溲便遗失，而不能禁止，然则热证明矣。是故世传方论，虽曰冷淋，复用榆皮、黄芩、蓬麦、茯苓、通草、鸡苏、郁李仁、梔子之类寒药，治之而已。其说虽妄，其方乃是。由不明气运变化之机，宜乎认是而非也。或谓患淋而服茴香、益智、滑石、醇酒温药而愈者，然则非冷欤？殊不知此皆利小便之要药也。盖醇酒、益智之性虽热，而茴香之性温，滑石之性寒，所以能开发郁结，使气液宣通，热散而愈也。

闭 俗作秘，大便涩滞也。热耗其液，则粪坚结，而大肠燥涩紧敛故也。谓之风热结者，谓火甚制金，不能平木，则肝木自旺故也。或大便溲而闭者，燥热在于肠胃之外，而湿热在内故也。义同泄痢后重之义见下论中。

身热恶寒 此热在表也。邪热在表而浅，邪畏其正，故病热而反恶寒也。或言恶寒为寒在表，或言身热恶寒为热在皮肤，寒在骨髓者，皆误也。仲景法曰：无阳病寒，不可发汗。又言：身热恶寒，麻黄汤汗之。汗泄热去，身凉即愈。然则岂有寒者欤？又如热生痈肿疮疡而恶寒者，亦由邪热在于表也。虽尔，不可汗之。故仲景曰：患疮者汗之则作痉。大法烦躁多渴，欲寒恶热，为病热也。亦有亢则害，承乃制之，则病热甚而反觉其冷者也。虽觉其冷，而病为热，实非寒也。其病热郁甚，而反恶寒，得寒转甚，而得暖少愈者，谓暖则腠理疏通，而阳气得散，怫热少退，故少愈也。其寒则腠理闭塞，阳气怫郁，而热转甚，故病加。上下中外，周身皆然。俗因之妄谓寒病，误以热药投之，为害多矣。假令或因热药以使怫热稍散而少愈者，药力尽则病反甚也。其减则微，其加则甚。俗无所悟，但云服之而获效，力尽而病加，因而加志服之，由是诸热病皆生矣。阳热发则郁，甚于上，故多目昏眩、耳聋鸣上壅痼疾。上热甚而下热微，俗辈复云肾水衰弱，不能制心火，妄云虚热也。抑不知养水泻火，则宜以寒，反以

热药欲养肾水，而令胜退心火，因而成祸不为少矣。可不慎欤？

战栗 动摇，火之象也。阳动阴静，而水火相反，故厥逆禁固，屈伸不便，为病寒也。栗者，寒冷也。或言寒战为脾寒者，未明变化之道也。此由心火热甚，亢极而战，反兼水化制之，故寒栗也。然寒栗者，由火甚似水，实非兼有寒气也。故以大承气汤下之，多有燥粪，下后热退，则战栗愈矣。或平人冒极寒而战栗者，由寒主闭藏，而阳气不能散越，则怫热内作故也。如冬寒而地中反暖也。

或云：冬阳在内，而阴在外，故地上寒而地中暖，夏则反此者，乃真理也。假令冬至为地阴极，而生阳上升，至夏则阳在上而阴在地中者，当地上热而地中寒可也。奈何夏至为太阳极，而生阴下降，至冬则人地反暖，地上反寒欤。或曰：冬后阳升而出，则阴降而入；夏后阳降而入，则阴升而出者，乃妄意也。如冬至子正一阳生，而得其复卦《易》地雷复卦，至于巳则阴绝而六阳备，是故得其纯乾☰八纯乾；夏至午正则一阴生，而得姤卦☴天风姤至于亥则阳绝，而六阴备，是故得其纯坤☷八纯坤。至于冬至则阳复也。然子后面南，午后面北视卦之爻。则子后阳升午后阴降明矣。安得反言冬后阴降，而夏后阳降耶？

所谓四时天气者，皆随运气之兴衰也。然岁中五运之气者，风、暑、燥、湿、寒，各主七十二日五刻，合为期岁也。岁中六部之主位者，自大寒至春分属木，故温和而多风也；春分至小满属君火，故暄暖也；小满至大暑属相火，故炎热也；大暑至秋分属土，故多湿阴云雨也；秋分至小雪属金，故凉而物燥也；小雪至大寒属水，故寒冷也。然则岂由阴阳升降于地之内外乎？

其地中寒燠者，《经》言：火热主于出行，寒水主于闭藏。故天气热，则地气通泄而出行，故地中寒也。犹人汗出之后体凉；天气寒，则地凝冻而闭寒，气难通泄，故怫郁而地中暖也。《经》言：人之伤于寒也，则为病热。又如水本寒，寒极则水冰如地，而冰下之水反不寒也。冰

厚则水温，即闭藏之道也。或大雪加冰闭藏之甚，则水大温，而鱼乃死矣。故子正一阳生，而至于正月寅，则三阳生，而得其泰卦☳地天泰。泰者，通利而非否塞也。午正一阴生，而至于七月申，则三阴生而得否卦☷无地否。否者，否塞而非通泰也。然而否极则泰，泰极则否。故六月泰极，则地中至寒；十二月否极，则地中至暖。然则地中寒燠，明可是焉。故知人之冒于寒，而内为热者，亦有之矣。

或问曰：人冬阳在内而热，夏阴在内而寒者，何也？答曰：俗已误之久矣！夫一身之气，皆随四时五运六气兴衰，而无相反矣。适其脉候，明可知也。如夏月心火生而热，则其脉滑数洪大而长，烦热多渴，岂为寒也？余候皆然。

或平人极恐而战栗者，由恐为肾志，其志过度，则劳伤本藏，故恐则伤肾，肾水衰则心火自甚，而为战栗也。又如酒苦性热，养于心火，故饮之过多，则心火热甚，而为战栗，俗谓之酒禁也。

《经》曰：阳并于阴，阴则实，而阳明虚，阳虚故寒栗而数颌也。注曰：阳并于阴，言阳气入于阴分也。阳明胃脉也，故不足则恶寒战栗而鼓颌振动也。然阳明经络在表，而主于肌肉，而气并于里，故言阳明虚也。又《经》曰：夫疟之始发也，阳气并于阴，当是时阳虚阴实，而外无阳气，故先寒栗也。阴气逆极，则阳复出之，阳与阴复并于外，则阴虚而阳实，故先热而渴。然阴气逆极，则复出之阳者，是言阳为表，而里为阴也。其气复出，而并之于表，非谓阴寒之气出之于表，而反为阳热也。又《经》曰：未定者，并于阳则阳胜，并于阴则阴胜。阴胜则寒，阳胜则热。然气并于阳而在于表，故言阳胜；气并于阴而在于里，故言阴胜。此乃表里阴阳之虚实，非寒热阴阳之胜负，但阳气之出入耳。如伤寒病日深，表证已罢，而热入于里，若欲作大汗，则阳气必须出之于外，郁极乃发，而阳热大作于里，亢则害，承乃制，故为战栗。而后阳气出之于表，则蒸热作而腠理开，大汗泄而病气已矣。或战栗无汗而愈者，必因发汗吐下亡津液过多，则不能作汗，但热

退气和而愈。或不战栗而汗解者，虽因日深表热不罢，内外俱热，阳不并阴，而外气不衰，里无亢极，故无害承乃制，则无战栗也。或不战栗而亦无汗愈者，阳不并阴，而无液虚损故也。故诸战栗者，表之阳气与邪热并甚于里，热极而水化制之，故寒栗也。虽尔，为热极于里，乃火极而似水化也。

惊 心卒动而不宁也。火主动，故心火热甚也。虽尔，止为热极于里，乃火极似水则喜惊也。反兼肾水之恐者，亢则害承乃制故也。所谓恐则喜惊者，恐则伤肾而水衰，心火自甚，故喜惊也。

或 疑惑、犹豫浊乱而志不一也。象火参差而惑乱，故火实则水衰，失志而惑乱也。志者，肾水之神也。

悲 金肺之志也。金本燥，能令燥者火也。心火主于热，喜痛，故悲痛苦脑者，心神烦热躁乱，而非清静也。所以悲哭而五液俱出者，火热亢极，而反兼水化制之故也。夫五脏者，肝、心、脾、肺、肾也。五脏之志者，怒、喜、悲、思、恐也。悲一作忧。若志过度则劳，劳则伤本脏。凡五志所伤皆热也。如六欲者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也。七情者，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。一作好、爱、恶。情之所伤则皆属火热。所谓阳动阴静，故形神劳则躁不宁，静则清平也。是故上善若水，下愚如火。先圣曰：六欲七情，为道之患，属火故也。如中风偏枯者，由心火暴甚，而水衰不能制之，则火能克金，金不能克木，则肝木自甚，而兼于火热，则卒暴僵仆，多因五志七情过度，而卒病也。又如酒醉而热则五志七情竞起，故《经》曰：战栗、惊惑、悲笑、谵妄歌唱，骂詈癫狂，皆为热也。故热甚癫狂者，皆此证也。

笑 蕃茂、鲜淑、舒荣、彰显，火之化也。故喜为心火之志也。喜极而笑者，犹燔烁火喜而鸣，笑之象也。故病笑者，火之甚也。或心本不喜，因侮戏而笑者，俗谓之冷笑。涉人非道而伐之，使惭然失志，由是违己心则喜笑。或以轻手扰人颈腋腹胁股腠足趺令人痒而笑者，由动乱扰挠，火之用也；静顺清溢，水之化也。

皮肤彰显之分，属于火也；嫩薄隐藏之分，属于水也。以火用扰其水分，使人惭然失志而痒，则水衰火旺，而为笑也。以手自扰而不笑者，不羞不痒故也。然羞惭而痒者，心火之化也。人失信志则羞惭者，水衰火实故也。志与信者，肾水之化也。但痒而不羞，羞而不痒，皆不能为笑者，化微不能变动故也。

谵 多言也，言为心声，犹火燔而鸣，故心火热则多言，犹醉而心热，故多言也。或寐而多言者，俗云睡语热之微也。若热甚则虽睡寤而神昏不清，则谵妄也。自汗、惊悸、咬牙皆然。所谓寐则荣卫不能宣行于外，而气郁于内，是故里热发也。夫上善若水，下愚如火。故六欲七情，上善远之，而下愚迁之。其梦中喜、怒、哀、惧、好、恶、爱之七情，非分而过，其不可胜者，寐则内热郁甚故也。凡人梦者，乃俗云梦中之梦，离道愈远；梦之觉者，尚为道之梦也。故成道是为大觉，则六欲七情，莫能干也。古人言：梦者神迷也。病热而能迁七情者，水衰道远故也。

妄 虚妄也。火为阳，故外清明而内浊昧。其主动乱，故心火热甚则肾水衰，而志不精一，虚妄见闻，而自为问答，则神志失常，如见鬼神也。或以鬼神为阴，而见之则为阴极脱阳，而无阳气者，妄意之言也。

衄衄血汗^① 血出也。汗者浊也，心火热极则血有余，热气上甚则为血溢，热势亢极，则燥而汗浊，害承乃制则色兼黑而为紫也。

湿类

诸痉强直，积饮，痞，隔，中满，霍乱吐下，体重，胛肿肉如泥，按之不起，皆属于湿。（足太阴湿主乃脾胃之气也。）

诸痉强直 筋劲强直而不柔和也。土主安静故也。阴痉曰柔痉，阳痉曰刚痉。亢则害承乃制，故湿过极，则反兼风化制之。然兼化者虚象，而实非风也。

^① 血汗 它本及上文均作血汗，考此处上下文义，似以作血汗为妥，故从底本。